

徐齡女士原著
李若水譯述
暴露了清末的封建社會

清宮夜譚錄

上海百新書店發行



清德齋女士著 李若水譯

清宮夜譚錄

張沁遠題

清宮夜談錄

全 一 冊

有 著 作 權 不 准 翻 印

原著者 德齡女士

譯述者 李若水

發行者 百新書店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徐稚鶴

發行所 百新書店股份有限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
分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中

特約所 香港百新書店

皇后大道中三十九號B

國光新記書局

廣州漢民北路七十六號

分售處 國內外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三月第二版

譯者 李若水

清宮夜談錄

原著者 原齡女士

(Lotos Petals)

一	禁城和百老匯	一
二	白狐狸	一二
三	中國家庭的一日	一七
四	金玲	二四
五	吉卜林說得對嗎	三五
六	荷花女	五一
七	金城裏	六〇
八	黃鳥	七二
九	悲劇裏的女神	八四
一〇	梅花的舞綵	九五
一一	白蛾的奴隸	一〇八
一二	不朽的依沙多拉·鄧肯	一一九
一三	太后的珠寶	一三一

一 禁城和百老匯

在一九〇三年，我被中國的太后慈禧召進清宮，那時候離「拳匪之亂」是那麼近，一切好像還是昨天的事。太后，中國四萬萬人民的統治者，不得不順從列強所訂的瓜分中國的條約，美國提議把她所得的一分賠款用來供給中國優秀青年到美國各大學或學院去求學，爲這一件事，她獲得了中國對她的永久的好感。

這種選拔出來的青年男女，總數已達到一個驚人的數字，使舊派的中國人簡直不能相信。中國到達今天這種情形，在各方面，都間接地在不知不覺中受到美國很多的幫助。

當我看到現在的共和國政府，既不掩飾她的短處，也不過分誇大她的長處，我覺得這樣很好。雖然我自己是滿洲人，並且永遠爲此自傲，但是我很相信，君主政體對於中國是不適宜的，而且，我相信，即使慈禧太后還活着，以她的力量也不能阻止一九一一年年的革命。

汽車、飛機和鐵路很快地使中國成爲一個統一的國家，這是中國有史以來任何一個皇帝所不能及到的。活動電影，雖然它所顯示的多少有些失真，但是它到底把外面的世界展開在中國人前面。無線電用着各種不同的方言在各條街上廣播着，因爲中國的言語最複雜，沒有一個人能全部懂得的，我能够說六種方言，然而我在中國還是常常感到像一個外國人一般地不容易應付。

要說到造成這些結果的原因，總不外乎是由於政治社會上的劇烈的改變，只要回溯到一九一一年時候，這一年前的中國是古舊的，這一年以後的中國，已跨前了一千年，所以她的一脚踏入陷坑也是不足爲怪的事，因爲她是在走得那樣地快呢。

在有一張活動影片裏，我們看到許多整齊雄偉的軍隊在滿洲和西伯利亞的邊境上。漸漸地這鏡頭

消失了，接着來的是昨日的禁城，正當太后做四萬萬人民的統治者的時候，我是太后的第一等女官。我是受的西洋教育，所以進宮的時候，帶了些西洋的習氣。這時候，太后差不多已是七十歲的高齡了。雖然，在她實際上統治着中國的四十三年中是充滿着艱辛，她的心還是那麼敏銳，雖然那只是一個專制的偏狹的心地；而侍候她的種種經歷也是使人永遠不能忘記的。

在禁城裏，北京的中心，太后就是個太陽，整個中國都繞着她旋轉。甚至是那屈辱的義和團之役也不能奪去太后的權柄。她的宮是華麗的。她的衣服和許多宮眷的衣服上都鑲着寶石。她的周圍有三千六百名太監侍候着，他們的責任就是做着宮裏的婢女們的工作。他們這種職業完全靠諂媚來維持，每一個太監對於比自己高一級的太監都顯得非常卑屈，所有的太監對老佛爺——慈禧太后——又都裝出最卑微最恭敬的態度，每天有規定的幾小時作為太后聽政的時間，即使是在戰爭時間，這種慣例，也是不會打破的；但如果有特別事故而要她在額外的時間裏聽政，那差不多像富人要進天國一樣難。太后讓大臣們在庭院裏跪着等候。這些在太后統治下的大臣，他們對於國事有所意見的時候，那他們就得讓道路上的石塊來磨損他的膝蓋。然而，不管什麼事情發生了，不管時局是怎樣緊急了，國家的事情總得等太后認真地選擇好衣服，一切準備舒齊，挨到上朝的時間，才能開始討論，她認為在大臣面前保持帝皇的尊嚴，遠比大臣們所啓奏的那些事情的本身重要得多，並且在朝儀沒有結束前，什麼事情都不能引起她的注意。

先是太后同着皇帝、皇后在朝殿門口出現。美麗的和比較不十分美麗的宮眷們都受命等在寶座後的屏風裏，為的使她們美麗的姿色不輕易顯露在男人的眼裏——而我就利用了屏風後的優越地位看到了多少有趣的事情！

太后出來了，所有的大官——他們的名字現在是人人知道，就是在當時也全世界聞名的——都在石板地上對太后叩頭。這種儀式自從中國有皇帝以來就一直通行着。太后接受着臣子們對她所表的敬

意，她認為這是應該的。

叩頭過後，大家就得請聖安，國事還須暫時擱在一邊。因為皇上身體健康與否，實在比國事要緊得多！那些財富勝過國王，一句話可以顛覆半個中國的大臣們，見了太后却戰慄得好像犯了過失的小學生見了用戒尺來統治一切的教師一般。在朝殿的門上有一個匾，上面的字是「長生殿」。有一次，儀式進行到某一階段，大臣們必須重新叩頭並向太后報姓名的時候，我聽到一個很著名的大官在慌亂中竟把殿名當作自己的名字說道：「我的名字是長生殿。」在每一個中國人的血液裏，都有着懼怕太后的因素。因為沒有一個人是偉大到可以不必怕太后。

在白天，宮裏有大臣們商議國事。到了晚上，在禁城或頤和園中唯一的男人就是遜皇光緒。只有太監們是在從日落日到日出這一段時間內留在牆內的。

當太后從禁城到遠在十六哩外的西山的頤和園去時——這種旅行大約每星期有三次——凡所經過的路，都須預先鋪上黃沙。黃色是中國帝皇的顏色。太后必須是第一個走這條路的人，因為在她走過之前，路上必須沒有一個腳印。在她回來之前，新的沙必須預先換好。會有許多次我乘着轎子跟着太后的轎子在這條路上經過，許多次我掀起了轎幃，偷偷地看路上的平民在太后經過的時候做些什麼動作。

可是每條街都是寂靜，每一條路都是空的。甚至於人家屋子的門都是緊閉着！在中國，除了有某種官階的人外，沒有誰敢在太后經過的時候對太后甚至於太后的轎子望一眼。在這十六哩的路程內，只要是太監們月光所及的地方，如果有人敢把眼睛抬一下，那末他就是犯了殺頭的罪；因為太監最喜歡使人受苦。

在中國，每個人都對太后存着敬畏之心，因為太后操着一切人的生殺大權。她的極隨便的一個念頭，就有著天命一般不可變的力量。我們都是她的奴隸；有幾個是她所寵愛的，有幾個是她所厭惡

的，但是我們的地位都是同樣的危險，因為誰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得寵的會失寵；什麼時候失寵的又會得寵。真是個幻夢般的朝廷！

自從我父親裕庚任駐法大使期滿回國後，這就是我在中國生活的。我，當然有着較多的自由，因為我的父親是不贊成舊禮教的，雖然他有時候不得不從舊禮教至相當程度。我雖然是做着一等女官，對於太后的關係可說比朝中任何一個官大，可是我還是不得不受着種種的限制。我不可以不下轎轎而出去。即使是抬我的轎夫也不能對我看一眼。他們必須先避開，等我被家裏或是僕人隊裏的女人護送進轎，把轎轎小心地垂下後，轎夫才可以出來，把我抬到所要去的目的地。至於我的目的地在那裏，這我自己却不很知道，因為在旅途中，我的安全都由人負責，不必我自己費心。這種習慣我一直到現在還保留着。雖然那種舊時的生活離開我已經二十年了，然而我走出寓所稍遠，便會迷路。但是，在這裏，美國，我自己有着這許多自由，這是多麼有趣的事啊！

滿洲人，當然，並不要他們的婦人纏小脚，我的脚也是天然的；但是每一個外國人都知道中國的可笑的纏小脚風俗，那是遠在耶穌聖誕之前就盛行的。還有什麼比這更能說明大家對婦女的限制呢？女人是活的財產，這一個事實很小心地被掩飾在許多美麗的言詞後面，說女人是「嬌美的花」，「高貴的百合花」，「沉靜的初放的花朵」，「美玉」，以及其他種種美麗的名字。這些都是為的要使她們藏起來，小心地看守着，使她們無知，使她們永遠做囚人。

但這些已是過去的了。現在的中國女孩子也跟着男子們一起反抗着舊中國的習俗，她們穿着翻機，吸着香烟，盡量地模仿着她們的西方姊妹們。這對於她們是一個根本的而且是有利的改革。

我初次到紐約的時候，在街上買東西，女店員慫恿着我買這樣，買那樣，告訴我一件便衣價值多少，一件外衣多少，一條圍巾又是多少。我對她很有禮，但是關於服飾，我有我自己的意見。我拒絕了她所推荐的東西，而搜集好我自己所要的東西，這些東西和她所推荐的並不相像。

「你對於服飾倒的確很在行。」有一個女店員說。

爲什麼我不應該在行呢？我會穿過世界上最精美的衣服。但是即使是我所穿過的衣服中最精美的衣服，我現在也不能穿着代替那西洋的運動衣，到這大街上的店裏來買東西。運動衣不能把我的膝蓋遮住，但是我並不爲我的膝蓋感到可恥。要是在過去的時代，即使我自己不感到可恥，人家也要爲我感到可恥，所以我那時候穿的是長到拖地的衣服，從頭到腳都被緊緊地包裹着，使我整個身子不會有一些地方顯露在男人的眼睛前面。

那天黃昏，我要去赴一個偉大的歌劇，那裏有一個世界聞名的歌唱家要在紐約城中初次表演。爲了這，我的服飾上必須有些別緻。我戴了一條太后所賜的銀鼠皮的披肩，並且相信當我走進劇場休憩室的時候，將發現沒有一個婦人的服飾能勝過我。我穿西服態度自然得和西洋人完全一樣。在穿斗蓬的時代的中國，我是決不能參加這樣一種公開的表演。那時候只有宮廷裏的劇院，由太監們演着太后自己所編的劇本。

後來我到一位朋友家去用晚餐。我們坐在桌邊閒談着。我的手指無意中觸到桌布上的花邊，一種感覺，使我對花邊仔細觀察了一會。這一下却使我怔住了。

這不過是一條織得很特別的花邊，但是對於我，它却把我帶回到從前在宮中的某一日。太后賜給我一件織得精妙絕倫的錦袍。那時候我衣服過剩，因爲太后賜給我那麼多，我實在來不及穿。這些衣服都是貴重得無法估價的，而這一件或許還是所有衣服中最好的一件，可惜這是適宜於給兩倍於我的年紀的婦人穿的。

我不能拒絕太后的禮物，所以我鑑賞它，收下它，把它放在一邊。幾年後，有一位美國婦人到中國來，她對於古物很有興趣，尤其是那些來自宮廷的東西。她看着我所收藏的每一樣東西——衣服、寶石、瓷器、裝着珍珠的鞋子，和裝着貂皮的滿洲帽子——最後我又把太后所賜的那件錦袍拿出來，

終於給了她光顧。

她回到了美國，她的一位朋友看到了這件袍子，很喜歡其中的一條花邊，那在我們中國叫做連環的卅字花邊，於是我那朋友就把這條花邊送給她。

而今夜，我的手指又觸到了這一條絲帶，裝在一塊美國家庭裏的桌布邊緣。不錯，正是這一條絲帶！決不會再有一條和它相同的絲帶。我的女主人就是我的朋友的朋友。

從皇后的錦袍變到一塊普通的桌布，任何男女坐在它旁邊談東說西，讓香煙灰落在它上面，沒有一個人知道或猜測過它的來源，而我又哽住了，不能告訴他們！這是一種有趣的，神奇的循環，我想，奇特得像我自己一般。

我最初經歷到西洋的習俗，是當我在巴黎還是一個小女孩的時候。我的父親讓我儘量生活得像一個西洋女孩子。我和我的妹妹一同到街上去買東西，並且發掘着這城裏一切奇怪的地方。但是有兩個人始終隨着我們，——一個是我父親的車夫，他受了我父親和母親的囑咐，專門監視着我們，不讓我們迷路，不許我們走到違禁的地方；另外一個就是保姆，她在各種言語中，只懂得一個字，那就是：「不許！」所以，雖然我們穿着西服，並且看起來也很像西洋人——滿洲人都很漂亮——，人家在匆匆忙忙走的時候很少會注意到我們，可是我們却仍舊受着根深蒂固的中國舊思想的拘束。

我很早就學會了說法語和英語。我有着一切在中國的姊妹們所沒有的優越的機會。那些日子可以說是我生命中最快樂的時候。可是，你們可以想到，我們常常受到許多批評。我們從中國帶來許多僕人——這些僕人，都是終身侍候着他們的主人的，他們的祖先也會侍候着我們的祖先——他們尚且要批評，更不要說起那些極端古板的大使館裏的官吏了。

像我妹妹和我這樣坦白無知的孩子，却常常被人家在我父親面前控說。我們本身並沒有過失，但是講到中國的尊嚴，就如那些僕人和低級官吏所知道的尊嚴，那末我們的行動就顯得有罪了，那和真

的犯了罪並沒有什麼兩樣。

當我們從巴黎回到中國的時候，太后就召我進她的朝廷去。我妹妹和我都穿着那時候巴黎最時行的服裝——因為我們沒有滿洲衣服，而且召見的命令又是那麼急促，使我們沒有時間準備。當那些太監看着我們的時候，他們是多麼驚奇啊！有幾個大胆的，甚至敢走近我們身邊仔細看我，我們的外衣裏面，如果有衣服的話，究竟是什麼樣的衣服。但是太后對於外國服裝和外國習慣都很發生興趣，雖然她總認為那一切都是野蠻的；她叫我們在宮裏就穿着巴黎的服裝，直到她看遍了這種服裝所有的變化。

外國人，或是像外國人在禁城裏，這真是一件褻瀆神聖的事啊！每天有多少奏章指責我們，認為我們應該受極刑，爲了我們胆敢在世面前出中國人的醜。但是太后固執得很，對於這些奏章理都不理，這倒是我們的運氣。可是她到底也厭倦於她自己的虛妄，最後就叫我們穿和其他官眷一樣的服裝。

當宮中的生活對於我，已不再像小說般神奇的時候，我記得有一次我獨自走到西山附近，頤和園裏的長廊，痛哭了一場，因為我害着思鄉病。無論什麼時候，只要有機會，我妹妹和我總要跑到頤園中最高的山頂上，在一塊扁平的石上坐下，這樣人家不會聽到我們的聲音，於是我們就高唱着最偉大的歌劇，彼此作爲對方的唯一的欣賞者。

我做了一年女官，這時期中，沒有一刻是真正屬於我自己的時間，使我能隨心所願地做一些自己要做的事情。輪到我侍候太后起身的時候，在降霜的清晨，我就起身了，繞着昆明湖的一角，走到太后的臥處。沒有一個兵士會像我一般盡責地守着崗位。老佛爺的偶然的寵愛，把我像鍊條一般地困住，而我對太后的真正的愛，又使我這根鎖鍊更堅固了。

當我坐在這二十幾樓的公寓裏的食桌旁，用晚餐的時候，我就想起了這一切。即使是食物，也能

使我回想起舊日的情形。無數道的菜，單調地從侍者行列中傳來。太后有她自己的餐，——她是個胃口極大，極講究吃的人——平時總有一百碟不同的菜餚任她選擇。食物都是由太監傳遞的，這些太監所以能够做到太后膳食的侍者，完全靠着幾年來的觀察和努力，懂得了太后的脾氣，才獲得了太后的歡心。任何人的手都不夠觸到太后的食物。侍候她，好像是在舉行一種尊敬的儀式。太后坐着吃，她在的時候，沒有一個人可以坐下，也沒有一個人可以和她一同吃，雖然她後來賜給我極大的光榮，准我站在她背後和她同食，我吃得很多爲了討她的喜歡。這些都是世界上最精美的食物，我變得很胖，胃口也越變越大。可是雖然是這樣精美的宮裏的食物，對於我，還不如我在普通的美國廚房裏親手做出來的食物來得有味。

在我進宮之前，我父親在漢口的釐金局做主官，我們住在洋房裏。這就引起了鄰居們無限的興趣。我們的鄰居所謂的睦鄰之道，在西洋人看來，就是好探人祕密，搬弄是非。

有一天，我們開一個盛大的宴會，把某一個範圍之內的官吏都請來了。這真是個光明燦爛的集會，虹霓都爲之遜色，因爲赴宴日的官員們都穿着各色的華麗絕頂的錦袍。我們住在二層樓，高得足以讓任何人看到我們的一舉一動。我們不敢把窗帘放下，一則因爲怕熱，二則，阻礙了那些好奇的看熱鬧的人們的視線，就是大大地得罪了他們。所以我們的鄰居就能聚集在我們窗前張望，有的甚至還帶了眼鏡來，爲的可以更仔細地看清楚我們的戲法。他們高聲地，快樂地喊叫着，坦白地批評着我們所招待的每一個客人，看到有趣的事就大笑，看到可以咒罵的事就咒罵，一切都是響得足以讓我們聽到——在那時候的中國，這都是公認爲許可的——誰都不爲此生氣，而且鄰居們對於我們的事感到興趣，還算是恭維我們呢。但是如果我的鄰居們在洛杉磯也用這種方式表示他們的興緻，那真不知要有什么結果呢！

在中國，人們常常喜歡聚在一起，並且，像其他各地的人們一樣，當許多中國人聚在一起的時候

候，總是談着閒天。譬如，滿屋子的人正在津津有味地談論着一件事，或是有一個很有地位的人，甚至於是這一家的貴賓正在講一個故事。如果在美國，大家一定是用十二分的注意力聽着，不管講的人是怎樣地使人討厭，聽着才是有禮貌。在中國，這雖然也算是禮貌，可是習慣上並不一定要如此。假如一個人在講故事，無論誰，用任何方法去打斷他都算不得失禮的。人家可以在他周圍任意的談着別的事情。即使是講話的人專對着某人講話，那人也可以用種種毫不相干的問題來打斷他，這都認為是很平常的事。至於那講故事的人能有耐心，那就算是他的美德。

我坐在這加里福尼亞的平屋裏，望到對街的美麗的屋子，有的蓋滿了葡萄藤，甚至於把窗和門口都遮住。我看到那修齊的草地，那花床裏一叢叢濃密的紅玫瑰，黃百合花和一切這條街上所有的花。

如果我是住在中國，那末爲了表示我對於他的恭維，我不妨走過他的草地，走到花床中去採一朵心愛的玫瑰花。他爲了報復，將踏着我的草地，採去了我的花，結果是我們兩家的花床裏都沒有花。同時，他的小羊吃掉我的葡萄葉，而我的小孩又去採掉了他的。

如果我現在是在中國，那末鄰家的僕人將永遠在我家裏出入，尤其是在我家的廚房裏，於是我家東西，將漸漸變成了鄰家的東西，很少有歸還的希望。如果我完全是受中國教育，那末，承他看得起我，我將會同樣地借他的東西不還他，藉以報答他的美意。但是當我在中國的時候，我所受的西洋教育阻止了我這樣做，所以我常常去買了新的來補償那被我好心的鄰居所拿走的。如果在中國，我要準備一次宴會，那末我的鄰居將會門都不叩，直闖進來看着我一切的準備，好心地批評着，要不然，就是跑回去告訴其他的同伴，讓他們也一窩風的湧進來，隨便得像在自己家裏一樣。然後，當我的宴會正進行到熱鬧的時候，他們或許又回來了，一齊對我的客人注視着，或者跑到衣帽儲存室裏，察看着客人所脫的衣帽，使他們自己變成了惹人討厭的人物。

我只要閉下眼睛一分鐘，便可以想像到我自己又做了太后的一等女官，像以前一樣。我能夠聽到

太監們和宮女們的尖銳的笑聲，並且感覺到那壓在我肩上的珍貴而又可愛的宮服的重量。我能够聽到我孩子時代的「不許」，和看到那些把我當野人一般看守着的人們高揚的眉毛。這後者當然就是那些舊派的官吏。對於我父親讓我在外國受教育這件事，他們永遠不會原諒他，同時還不斷地上奏章，抗議讓我這樣的人踏進神聖的禁城。我穿一件鮮豔如虹霓的袍，編織的奇特和花樣的精美僅次於老佛爺自己的袍子。在那鑲滿珍珠的沉重的頭飾下，我幾乎是搖搖欲墜的了。我的手指都發着寶石的光，甚至於我那長長的護指也是鑲着珍珠。我穿着滿洲公主所穿的高跟鞋，上面鑲着更多的珍珠。我迴避男人，我一舉一動都顯得無比的尊嚴，因為那是太后的女官所有的特權；並且我是非常的孤獨，因為沒有一個人官階高得有資格和我結交，而習俗又阻止我屈尊去結交我的下屬。我孤獨極了，是靡費和奢華中的一個囚徒。

於是我又張開了眼睛。從窗口裏，我看到了過道旁我的車子，桌上是最新出版的書籍和戲院的節目單，從那裏我可以任意選擇今晚的娛樂節目。我知道我現在可以乘車出去，可以讀或寫，或是去參加一百種不同的檢閱，交響樂隊，壘球賽，馬賽等等的任何一種。我是多麼快活啊！我怎樣地用着我的時間，人家都不會感到好奇。沒有人叫我迴避男人。沒有人告訴我不可進戲院，除非有護送的人陪着坐在包廂裏，讓黑影遮住了我的面孔。

在這裏，如果我歡喜——我可以坦白地承認我的確歡喜——我可以自己煮食物。如果我在中國這樣做，那我就永遠地丟了臉。而對於中國人，丟臉遠比損財可怕得多。財產丟了可以復得，面子丟了却永遠不能復得。如果我在中國打高爾夫球，那末，我的舊派的朋友們看到我在球場上那麼辛苦，一定會勸我把這種事讓給僕人去，當我跳舞的時候，也是這樣——自從離開了宮廷，我舞跳得很多。如果我要舉行一個招待各國的朋友的大宴會，爲了希望能照我自己的意思佈置，我親手去插了花，那末，在僕人——我經常有着四個到二十個的僕人，每一個都是最討厭的東西——的眼裏，我就是失了

身份，因為我竟做了他們所做的事。我是太太，我不可用手做任何事情，除了把它們放在膝蓋上，讓我的指甲襯托着它們的美。

中國是個哲學的國家，她深信一切都有天命，沒有東西能夠改變天命，所以一切嘗試也是無效的。至於西方人，是擅於依自己的意志來創造環境，在創造的過程中，替自己招來了無數的創傷。依我個人意見，中國人是比較會享受生命。因為他取得它，認為它有價值，接受它，樂天地享受着它，在無限長的單調的歲月中，讓僕人們侍候着，照料着，保護着，而僕人們再受更低的僕人的照料和侍候。

西方習俗的方便舒適遠在中國之上，然而高貴的中國婦人竟感到西洋生活簡直艱苦到不可信；她不可以探聽鄰家的瑣事；不能在戲院裏高聲談笑，不能借房東家的用具；不能讓所有的僕人都在包廂裏侍候她；她不能有許多僕人；她將在冰箱旁邊挨餓，因為沒有人為她打開冰箱；她將在許多水龍頭之間渴死，因為旋龍頭是一件太辛苦的工作，沒有人替她做。

她將穿得很破爛，因為她不能出去買東西，因為她在中國的這一生中，已習慣於等店主把貨物送到她家任她選擇，即使這樣，她的手還是不能觸到貨物，把貨物舉起讓她察看的工作，還得委之於有最清潔的手的僕人。

生命在中國是一只漫長、柔軟、緩慢的曲子。友情是深的，而且永遠保持的。詩人並不寫他們自己的詩，而讓職業性的書法家來替他們寫下：富人並不自己看書，而讓職業性的朗誦者為他們朗誦，甚至於把這樣一位朗誦者永遠留在家裏作為家庭的一分子。在西方，生命就是旋渦，不願意在旋渦裏掙扎的，就只有溺死——但是當你一旦跳出了旋渦，你能得到多大的滿意？

那一種生活比較好？我兩種都知道。我不願以用我的平屋去換禁城和頤和園——雖然任何一處的最小的屋子都要比我這加里福尼亞的屋子大，但是在後者之中，我是生活着，並且自由的。

二 白狐狸

從前，在很古的中國，住着一個極漂亮可是極壞的女子。天后一怒之下，就把她變成一只白狐狸，要她在世上漂流一千一百年，忍受十一個世紀的苦難，爲了懲戒她幾年來所作的惡。

一天，一月，一年，歲月在無盡止的時間的長廊上掠過。白狐狸在地面上到處流浪着，默默地苦挨着天后所指定給她的歲月，她不能說話，不能把她的苦痛向任何人訴說。

有一天，她偶然從一個開着的窗戶，望到關慶的一間淒涼的小室裏，他正在埋頭苦讀，爲的要應付考試，並想由此在中國有名的立法者和司法者中取得一個地位。

關慶有一個祕密。這個祕密他一直沒有告訴別人，直到後來，在應考之前，媒妁和親友都來勸他結婚了。

在關慶的書房的牆上，有一張很美麗的古畫——是一張中國姑娘的像，穿着很古的宮服。

這位中國姑娘的臉龐像一個美麗的寶石。她的眼光似乎很慈愛地射到低着頭的關慶，他，每當冬夜的寒氣侵襲得他不得不睡的時候，總是習慣地渴望着像片，對姑娘道着晚安。

當媒妁，親友們來替他說親的時候，他們把中國北部（關慶所住的地方）的美女名字都說遍了，可是關慶總是憂傷地搖搖頭。

「我永遠不會結婚了，」他輕輕地說：「因爲我愛一位姑娘，她只有在我的夢中存在着。」他的目光又轉到那張圖畫上。那是掛在這間淒涼的書房的牆上。

「除非你們能替我找到一位姑娘，」最後他說：「她能有像那張圖畫上的小姑娘一樣美麗，那我就和她結婚。在我看來是不會有人勝過她的了。我愛圖畫上的女人，並將至死對她忠心不變。替我找

到這樣一位姑娘，她有着像圖畫上那位姑娘一樣完整端雅的臉，我將立刻和她訂婚，並且以後不再看這張畫。」

媒人們驚異地望着關慶，無疑的，這人一定是瘋了。

這張圖畫已很古了，畫上的姑娘或許已經死了幾世紀了，那裏再能找到這樣一個人呢？

他們勸關慶不要那麼固執，可是關慶堅決地搖着頭。他告訴他們，去找到圖畫上的姑娘；而他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正在規勸和爭執中，媒人中的一個偶然抬起眼睛，向窗外一望。

「看啊！」他喊道。

所有的媒人都向窗外看。於是他們立刻從書房奔出。關慶也衝到窗前向外張望。

這些媒人們立刻把花園擾得大大地不安起來，在矮叢裏，高樹中，他們盡力地找着，找着。最後，過了許多時候他們回來了。

「那是什麼呀？」關慶問道。

媒人中的一個就自動做了發言人。

「我們在窗口看到一個奇怪的面孔，關慶，」他說：「那並不是一個女人的臉，但是非常像女人的臉。」

另外一個媒人，因為過分的興奮，使他忘了禮節，竟打斷了發言人的話，而加上一種驚人的說明：「是一只白狐狸的臉在窗口張望着！」

那白狐狸已經從關慶的窗口逸去了。她逃逸得像風一樣快，因為那是她天生的本領。當她離開了村莊，到達荒野裏的時候，天已經黑了，點點的火光閃爍着，好像螢火蟲一般。

白狐狸感到無限的悲慘，她不知道到什麼時候天后才會覺得應該使她得到解放。

忽然從黑暗裏響起了一個聲音：「白狐狸，你已經受苦一千多年了，現在我想把你解放，並且准